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附
程

第十二輯 第十冊

姚合詩研究

蔡柏盈 著

馮延巳研究

林文寶 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古典詩歌研究彙刊

第十二輯

龔鵬程 主編

第 10 冊

姚合詩研究

蔡柏盈 著

馮延巳研究

林文寶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姚合詩研究 蔡柏盈 著／馮延巳研究 林文寶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民101〕

目 2+132 面／目 2+96 面；17×24 公分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十二輯：第 10 冊）

ISBN 978-986-254-906-3（精裝）

1.（唐）姚合 2.（南唐）馮延巳 3.唐詩 4.詩評 5.唐五代詞

6.詞論

820.91

101014408

ISBN-978-986-254-906-3



9 789862 549063

古典詩歌研究叢刊

第十二輯 第十冊

ISBN：978-986-254-906-3

姚合詩研究／馮延巳研究

作 者 蔡柏盈／林文寶

主 編 龔鵬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新北市永和區中正路五九五號七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2 年 9 月

定 價 第十二輯 24 冊（精裝）新台幣 33,6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姚合詩研究

蔡柏盈 著

作者簡介

蔡柏盈，台北市人，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研究領域為唐詩及古典文學批評，著有碩士論文《姚合詩研究》、博士論文《中晚唐綺豔詩中的豔色與抒情》等。另著有寫作教學書籍《大學中文寫作》（合著）、《從字句到結構：學術論文寫作指引》等。曾任清華大學中文系兼任助理教授、清華大學寫作中心教師，現任台灣大學寫作教學中心博士後研究員，並於該校教授學術寫作課程。

提 要

中唐詩人姚合（約 781 ~ 847）與賈島（779 ~ 843）兩人關係深厚，詩歌風格相近。他們為中晚唐詩壇開創一條新的詩歌路線，在唐詩史中可說有其特殊意義。相較於對賈島的研究，前人對姚合的研究與討論不但少得多，同時也不夠深入。本論文便以姚合為中心，詳細討論他的詩作及詩觀，並延伸討論姚合詩與中晚唐詩的連繫。論文共分五章。第一章 姚合生平概述。本章整理姚合的生平背景，尤其是他的政治生涯，並論及姚合對政治及人生的態度。第二章、姚合與元和詩人——兼論姚合、賈島詩人群的形成。前半部份大致釐清姚合、賈島與元和時期韓孟、元白兩派詩人的關係，後半部份則以姚、賈在當時為一小型詩人群體的中心，討論這一群詩人的詩作特色。第三章、姚合詩在內容情意及表現方式上的特色。本章特別著重在姚合詩影響到晚唐詩歌的三個情意類型，並分析其語言風格與其詩作情意的關係。整體而言，姚合詩的題材選擇偏窄，著重日常生活的細部描寫。第四章、姚合的詩觀。以姚合詩作及其所編的唐詩選集《極玄集》為本，理出姚合對詩歌功能的看法、「苦吟」的作詩態度及詩歌的審美標準。尤其由《極玄集》，可看到姚合對大曆詩歌的接受與學習。第五章、姚合、賈島對晚唐五代詩人的影響。晚唐前期有一些學習姚、賈詩風的詩人，透過他們，姚、賈的影響力得以進一步延伸到唐末五代。姚、賈一派詩人以「苦吟」為標誌，尊崇賈島，而到了唐末五代，這些詩人則不論在內容情意或語言手法上都比較貼近姚合。這批追隨姚、賈腳步的詩人可說為晚唐開發了詩歌寫作的新層面，他們不再認為表現傳統士人關懷人世的精神是必要的，生活中的偶然感覺、片刻幽思都可以是詩歌的素材。在這方面，姚合的首開風氣是值得重視的。



目

次

前 言	1
第一章 姚合生平概述	5
第二章 姚合與元和詩人——兼論姚合、賈島詩人群的形成	21
第三章 姚合詩在內容情意及表現方式上的特色	35
第一節 現實生活與淡漠人生觀之間的矛盾	35
第二節 精緻幽絕的生活情致	42
第三節 佛教與道教思想的啓發	47
第四節 清幽疏淡的語言風格	53
第四章 姚合的詩觀	63
第一節 姚合詩中呈現的詩觀	63
第二節 從《極玄集》看姚合的詩歌審美標準	77
第三節 小 結	91
第五章 姚合、賈島對晚唐五代詩人的影響	93
第一節 受姚合、賈島直接影響的晚唐詩人	94
第二節 姚合、賈島對唐末五代（860-960）的影響（一）：賈島與「苦吟」風潮	103
第三節 姚合、賈島對唐末五代的影響（二）：姚合與「清冷」詩風的盛行	112
結 語	125
引用書目	127

前言

在討論中唐元和時期的詩歌發展時，一般文學史常以「詩派」的概念去劃分詩人，把當時最突出的詩人分爲韓、孟和元、白兩個詩派。就實際情形而言，當時被歸爲同一派的詩人，的確會因彼此的交遊關係而相互影響詩歌創作（或者反過來因詩歌創作彼此交往），構成一個詩人群體。這些派別的劃分，頗方便我們去理解當時詩人的文學活動及詩歌趨向。然而在上述兩大派之外，劉禹錫、柳宗元等詩人也以其詩歌成就受到重視或研究，可見這兩大派別並不能涵括當時所有的重要詩人。還有一個問題是，即使是被歸爲這兩派之下的詩人，詩歌風格與引起後人重視的特色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論。比如說，被歸入韓、孟詩派的李賀對晚唐詩人的影響跟韓愈就應有所區分。另外，同樣被歸爲韓孟一派的賈島，其詩歌跟韓、孟二人也有顯著的不同，他被劃入韓孟一派顯然主要與他們之間的交誼關係較大。賈島以其獨特的「苦吟」形象，博得注意，成爲早先文學史經常關注的對象。〔註 1〕在提及賈島的同時，還有一個詩人是值得注意的，就是與其同時的姚合。若與前述詩人相比，姚合（約 781～847）詩數量雖多，在此以前卻不特別引人注目。他與賈島的交誼深厚，詩歌風格也相近，因此就以「苦吟」一點，使他有

〔註 1〕如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台北：華正書局，1995 版）頁 525～527。

時被歸爲韓孟一派，或附論於賈島之下。^{〔註2〕}他的詩歌成就本身評價並不很高，擺置在元和時期容易被韓孟元白諸家的光芒所掩蓋，但若將他與賈島置於韓孟之外來討論，則他們二人的特色不但異於韓孟，而且實爲晚唐詩開創了一條新的詩歌路線，影響不下於韓孟元白諸人。

就晚唐詩的研究而言，歷來學者多集中於討論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獨樹一格的詩人，或稍晚的皮日休、陸龜蒙等以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受注目的詩人，而忽略其餘風格較不具特色或詩歌成就較低的詩人。然除了這些獨樹一格的詩人之外，晚唐詩人其實盛行寫作以姚、賈爲代表之「清苦」詩歌，儘管佳作不多，但以數量而言，卻是晚唐詩史中不可忽略的現象。以生活時代來說，姚、賈正好橫跨了中唐到晚唐時期，稍後於韓孟元白等元和詩人，而稍前於杜牧、李商隱、溫庭筠等著名晚唐詩人，這對於他們發展自己的詩歌方向恰有助益。姚、賈二人，以詩歌而言，不論詩歌題材或語言風格都很相近。若以對晚唐五代的影響而論，賈島的知名度雖高，但姚、賈實可並驅。因此，不應以賈島知名度高於姚合，而將姚合附於其下，甚至視其爲賈島的追隨者。所以，本文便嘗試以姚合爲中心，詳細討論他的詩作與詩觀，並延伸討論姚合詩與中晚唐詩的連繫。由於姚合和賈島關係密切，對晚唐的影響又頗有雷同之處，本文將不特別避開賈島，而會在適當的地方對二人均作論述。

正文前兩章將先討論姚合的生平背景，整理賈島、姚合與元和兩派主要詩人及其他一些相關詩人的關係，借用前述「詩派」的概念，以姚、賈等人實爲一小型詩人群體，將他們與元和主要詩派區別開來，也爲他們的詩歌路線尋找起點。第三章則以姚合詩的特色爲重點。但筆者不打算對姚合所有的詩歌作歸納與分析，而將著重在其特別影響到晚唐詩人的三個情意類型。這是因爲姚合詩對當時某些普遍

〔註2〕如蕭占鵬《韓孟詩派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頁231～237就將姚合視爲受賈島影響者的韓孟成員。

的題材碰觸不多，如果作全面的討論，反而會模糊其詩作的重點所在。所以，採用這種方式，不但較能描繪出其詩的獨特面貌，也可凸顯其詩作最能引起晚唐詩人注意的一面。同時，本章也將特別分析姚合詩語言風格與其詩作情意的關係，並以之為區別賈島、姚合異同的基礎。第四章要更進一步討論姚合的詩歌觀念，以尋求他的詩歌觀點與其詩作風格的形成的關連。姚合對詩歌「功能」的看法影響到其題材上的選擇，並進一步影響其詩風。他的「苦吟」態度，可視為晚唐苦吟風潮的先聲之一，其內涵究竟為何，跟賈島的苦吟有否異同，亦是值得探討的。另外，姚合曾編《極玄集》，從這本唐詩選集之中，可理出姚合對大曆詩歌的接受及學習，這點對他發展特有的詩歌路線不無助益。第五章的重點在姚合、賈島對晚唐五代詩人的影響。最先受到姚、賈影響的晚唐前期詩人，如方干、李頻、周賀等，曾直接向姚合、賈島學習請益，詩歌寫作上也兼具姚、賈二人的特色。方干、李頻之後，那些加入姚、賈詩歌路線的詩人，則多半以「苦吟」為標誌，尊崇賈島，然而實際上的詩歌寫作，卻跟賈島有一段落差。這種現象並不令人意外，詩人對前代某個詩人的學習或嚮往不一定使他們的詩歌全然像某個詩人，更何況姚合、賈島的詩歌原本相近，結果是：唐末五代的詩人不論在內容情意或語言手法上都比較貼近於姚合。因此，姚合詩的文學價值雖不很高，但作為唐代文學史的一環，卻有其特殊意義。

第一章 姚合生平概述

姚合，字不詳，約生於唐德宗建中年間，死於唐武宗會昌年間（781～847）。〔註1〕正史有關姚合的記載不多，但均以其為武則天、唐玄宗時名相姚崇之後。〔註2〕根據前人的考證，姚合應為姚崇的曾姪孫，其系屬則為姚懿（高祖）—姚元素（曾祖，姚崇弟）—姚算（祖）—姚閏（父）—姚合。〔註3〕正史載姚合的里籍為陝州硤石（今河南

〔註1〕有關姚合的生年，郭文鎬〈姚合佐魏博幕及賈島東遊考〉（《江海學刊》1987，4，頁49～53）有詳細考證，主要由姚詩定之。姚合詩〈武功縣中作·其二十三〉云：「白髮誰能鑷，年來四十餘。」，《姚少監詩集》（台北：商務出版社據《四部叢刊》本影印，1965）5/23；以下簡稱《姚集》）郭文提及姚合任職武功縣約在長慶元年（821）至三年（823）之間，以長慶元年四十一歲而言，約生於建中二年（781）（按，郭筆誤為建中元年）。筆者則以為「四十餘」一句實在難以判定到底為幾歲，以語氣而言似乎也有可能是四十三、四歲，因此採大約定年。關於姚合的卒年，近人王達津說，姚合的集子中有穆宗、文宗的挽辭，而沒有留下武宗挽辭，那麼他大約死於會昌末年，見其〈古詩雜考·姚合的詩及其生平〉，《南開學報》，1979，2。這個說法應不至於脫離事實太遠。或根據姚合〈寄李頻〉（《姚集》3/19）中的「新登甲乙科，珍重君名字」認為此詩作於李頻及第時，即大中八年（854）（見清·徐松《登科記考》（北京：中華書局，1984）22/822），認為姚合死於本年之後。但從會昌中起，姚合行蹤無考，這個說法值得懷疑。

〔註2〕《舊唐書·姚崇傳》96/3029：「崇長子彝…玄孫合」；《新唐書·姚崇傳》124/4388：「子閏…曾孫合、昺」，見兩《唐書》點校本（北京：中華書局，1975）。

〔註3〕羅振玉，〈李公夫人吳興姚氏墓誌跋〉，見《羅雪堂先生全集》（臺北：

陝縣東)，近來則有部份研究者認為姚合應為浙江吳興人，不過證據不很充分。就筆者所見資料，應為陝州硤石人，而浙江吳興為其祖籍（或為郡望）較為合適。〔註4〕

文華出版社，1969）續編一，《松翁近稿·丁戌稿》，頁349。

- 〔註4〕《新唐書·宰相世系表》74下／3169、3171，載陝郡姚氏一系早居吳興武康，隋時移居陝州硤石。因此，傳統說法均以姚合為陝州人，如徐玉美《姚合及其詩研究》（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85）。持「吳興」說者主要有二，為吳企明，《〈全唐詩〉姚合傳訂補》（《杭州大學學報》，1979，第4期，頁45～49）及王夢鷗，《唐「武功體」詩試探》，收於其《傳統文學論衡》（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87，頁179～188）。王氏說法和吳氏大約相同，二者所持理由大約有三，一是《李公夫人吳興姚氏墓誌》（見注3）；墓主為姚合之妹，而載為「吳興姚氏」，則姚合為吳興人。二為與姚合同時代文人沈亞之的一篇文章《異夢錄》（見《全唐文及拾遺》737／3417（清·董誥等奉敕編，清·陸心源補輯拾遺；台北：大化書局，1987；以下簡稱《全唐文》））；文中有「渤海高允中，京兆韋諒，晉昌唐炎，廣漢李瑀，吳興姚合」，據此認為姚合為吳興人。三以姚詩為證；姚合有《九日憶硤山舊居》一詩（《姚集》6／38），硤，詩題下一作峴，吳氏引乾隆刻本《湖州府志》卷四云：「峴山，在府城南二里」而認為姚合舊居在吳興峴山下。姚合另有一首詩為《哭硤山孫道士》（《姚集》10／62），「硤山」應即前硤山舊居，可見以硤山為峴山也不一定正確。吳說還有一個疑問，就是唐時有幾個地方有「峴山」，在陝州陝縣也有一座山名為峴山，據《新唐書·地理志》38／985，陝縣內「有峴山」，位置見《中國歷史地圖集》（譚其驤主編；上海：地圖出版社，1982）冊五，頁44～45。而姚合確實居住過陝縣（今河南陝縣）附近（詳下文），因此姚合的「峴山舊居」可能非處吳興而在陝縣。姚合還有二首詩提到吳越的居處：「鄉里有吾廬」（《送朱慶餘及第後歸越》，《姚集》2／12），「吾亦家吳者」（《送喻鳧校書歸毗陵》，《姚集》1／10）。有關吳氏所舉姚合詩的例證，最有可能的解釋是一、姚合仍以「吳興」為郡望，因此，沈亞之稱「吳興姚合」便也沒有什麼不對，而姚合妹稱「吳興姚氏」亦為同理；二、姚合對吳越一帶確實有懷念之情。姚合三十多歲以前的行蹤並不明確，我們甚至無法詳細列出他生於何處，長於何處，亦不清楚他的隱居、漫遊路線。姚詩可提供的線索是他幼時可能曾在吳、越一帶居住過。姚合的父祖輩不顯，或許曾遷回吳越一帶也不定。但他和河朔一帶亦甚有淵源，得科名後，便往陝州探視親人（亦見下文）。此外，姚合年長後曾任杭州刺史，對杭州甚有情感，詩間偶提吳越有住處並不奇怪。關於這一點，亦可參考信應舉，《關於姚合的籍貫問題》（《鄭

由於史料未詳，我們對青年時期的姚合所知不多，但可由他的詩作得出蛛絲馬跡。姚合〈寄狄拾遺時爲魏州從事〉云：「少在兵馬間，長還繫戎職」，〔註5〕這首詩乃姚合寫於任職魏博幕府（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名縣東北）時，說他自己長在兵馬之間，長大了「還」繫戎職，由「還」字可推測，或許他的「兵馬間」是指魏博一帶。而其父姚開又曾任相州臨河縣令（今河南浚縣東北），〔註6〕相州在魏博之旁，因此，可推測姚合因父親任職所在，曾在河朔一帶居住。姚合另有一詩提及自己的早年生活，即〈寄陝府內兄郭冏端公〉，〔註7〕這首詩可以提供較為明確的資料。據詩題，可以得知郭冏爲姚妻之兄，而此詩乃姚合進士及第歸覲後所作，所述均爲自己的早年經歷，甚爲可信。〔註8〕詩中敘述其成家後的行蹤：「……家寄河朔間，道路出陝城。睽違逾十年，一會豁素誠。……」由此我們知道青年時期的姚合寄家河朔，娶妻郭氏。

姚合可能在河朔一帶漫遊了好一陣子，並有過躬耕山中的生活。〔註9〕這種漫遊躬耕的生活，一直持續到了元和年間。〔註10〕元和八

州大學學報》，1988，3：頁56～59）。筆者認爲，姚氏既已在姚合的四世祖以上遷到陝州，由姚懿（姚合高祖）一系傳下來，里籍可定爲陝州無疑，何以到姚合時籍貫又復爲吳興？因姚合居住過吳越而斷言他是吳興人，不甚恰當。因此，這裡還是以姚合爲陝州硤石人，郡望（或祖籍）爲吳興較爲適合。

〔註5〕《姚集》3/20。

〔註6〕《新唐書·宰相世系表》74下/3178：「開，臨河令。」

〔註7〕《姚集》4/24。

〔註8〕詩的開頭寫自己投考科舉乃至上榜的過程，中段從「家寄河朔間，道路出陝城」開始，講自己回家省親，而後「睽違逾十年，一會豁素誠」說的是與郭冏久別會面，又後段還有「家遠歸思切，風雨甚亦行。到茲戀仁賢，淹滯一月程，新詩忽見示，氣意言縱橫」，知此詩乃省親後回應郭冏之作。

〔註9〕由姚合詩無法明確指出其隱居處，但可知有過這段經歷。〈成名後留別從兄〉（《姚集》10/63）云：「一辭山舍廢躬耕，無事悠悠往帝城。」依詩題知作於登進士科之後，可知姚合是離開山居赴京進舉。另有〈寄舊山隱者〉（《姚集》4/26）說：「別君須臾間，曆日兩度新。……名在進士場，筆毫爭等倫。我性本朴直，詞理安得文。……」顯然

年（813），姚合得到鄉里的薦舉，赴長安應進士試，〔註11〕不過，他並未順利取得功名。接連兩次的落第，使得他表現出患得患失的心緒，如〈下第〉詩說：

枉爲鄉里舉，射鵰藝渾疎。歸路羞人問，春城賃舍居。閉門辭雜客，開匣讀生書。以此投知己，還因勝自餘。〔註12〕

由這首落第詩，可以看出他非常在意這次考試，落第後也因而極其失落。他的〈寄楊茂卿校書〉詩說：

到京就省試，落籍先有名。慚辱鄉薦書，忽欲自受刑。還家豈無路，羞爲路人輕。決心住城中，百敗望一成。腐草眾所棄，猶能化爲螢。豈我愚暗身，終久不發明。〔註13〕

可看到和〈下第〉詩的論調相同。這種閉門讀書，爲求一第，然未能如願而「愧對鄉里」的哀嘆，原是落第士子常有的心態，且姚合落榜

是姚合在京應試時寫給從前隱居的山友。中舉後從軍魏博幕府，有「幾時得歸去，依舊作山夫」及「深慚山友棄，膽賴酒杯扶」之語（〈從軍樂〉二首，《姚集》10/61），可見其確有隱居生活。其〈客遊旅懷〉（《姚集》6/35）說：「舊業嵩陽下，三年未得還。」徐希平的〈姚合雜考〉（《南充師院學報》，1985，2；頁92～95）據此認爲姚合可能在據洛陽未遠的登封縣嵩山隱居，但資料似不夠充分。

〔註10〕從登進士第之後的〈寄陝府郭同內兄〉所說的「睽違逾十年」，再加上下面的資料來看，姚合可能於陝城娶妻，而在河朔一帶待了幾年。〈寄楊茂卿校書〉（《姚集》3/17）說：「去年別君時，同宿黎陽城。黃河凍欲合，船路冰罅行。君爲使滑州，我來西入京。……到京就省試，落籍先有名。」〈答竇知言〉（《姚集》9/55）則說：「獨我赴省期，冒此馳轂轅。陝城城西邊，逢此亦且奔。」則姚合大約在元和七年（因姚合元和八年入京，「去年」即元和七年；入京時間詳下文）從某處至黎陽（今河南浚縣東北）、往陝城後再入京。

〔註11〕姚合入京時間，可由其詩證之。前文所引的〈寄陝府內兄郭同端公〉有「爲文性不高，三年住西京」；〈武功縣中作·其六〉（《姚集》5/30）有「三考千餘日，低腰不擬休。」可見姚合在長安考了三次進士試。姚合進士及第，在元和十一年，見《登科記考》18/663，及姚詩〈贈任士曹〉（《姚集》4/27）：「憲皇十一祀，共得春闈書。」逆推之，當在元和八年受鄉里薦舉入京，元和九年首度應試。

〔註12〕《姚集》10/63。

〔註13〕《姚集》3/17。

兩次實在也不算多，這裡之所以特意提出姚合下第之作，是因為它可以和下面中舉後的詩作為比較。元和十一年（816），姚合第三次應舉，終於得以登第，當年，座主為李逢吉，所取包括他在內共三十三人，均出身寒門。〔註14〕姚合在一連串新科進士的活動，包括拜謝座主，杏園宴集之後，〔註15〕心情沈澱下來，作〈及第後夜中書事〉：

夜睡常驚起，春光屬野夫。新銜添一字，舊友遜前途。喜過還疑夢，狂來不似儒。愛花持燭看，憶酒泛街沽。天上名應定，人間盛更無。報恩丞相閣，何啻殺微軀。〔註16〕

這首詩充分的表達了姚合喜極復疑的複雜心情。詩的開頭便說「驚起」，可見此事帶給他的震撼。雖是又「喜」又「狂」，忘記了一介儒生該有的分際，隨後憶起成名前的閒適生活。詩末略帶消極地說「報恩丞相閣，何啻殺微軀」，丞相即指座主李逢吉，〔註17〕意思是說登科成名實在不是區區己身能承受得起的。姚合這種複雜的情緒，在稍後的〈寄陝府內兄郭問端公〉，亦曾提及：

寒鈍無大計，酷嗜進士名。為文性不高，三年住西京。相府執文柄，念其心專精。簿藝不退辱，特立為門生。事出非自意，喜常少於驚。春榜四散飛，數日遍八紘。眼始見花發，耳得聞鳥鳴。免同去年春，兀兀聾與盲。

上引乃本詩的前半段，詩的開頭沒有什麼特別之處，只不過重申當年求得功名的決心。但是，寫到獲得科名之後，卻是「事出非自意，喜常少於驚」，非意料中之事，因此驚大於喜。其後更形容自己未中進

〔註14〕見《登科記考》18/663引《唐摭言》7/74（五代·王定保撰，清·蔣光煦校；台北：世界書局，1967）「好放孤寒」條：「元和十一年歲在丙申，李涼公（逢吉）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

〔註15〕有〈杏園宴上謝座主〉（《姚集》9/57）：「得陪桃李植芳叢，別感生成太昊功。今日無言春雨後，似含冷涕謝東風。」

〔註16〕《姚集》6/35。

〔註17〕《舊唐書·憲宗紀》15/455，言李逢吉在元和十一年二月，受命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唐摭言》4/154「主司稱意」條則言：「元和十一年……李逢吉下及第三十三人，試策後拜相。令禮部尚書王播署榜，其日午後放榜。」可見李逢吉在姚合應試放榜當天拜相，因此他在詩中稱座主李逢吉為「丞相」。

士前，彷彿「聾與盲」的狀態，直到春榜發放，賀喜之聲不斷傳出，方才感受到世上有著鳥鳴花開的律動。這首詩和前詩所說的「驚起」，有著同樣的困惑，好像得到科名是出乎其意料之外。如果和之前落第時的失意及抱慚鄉里的心態對照，這種反應似乎有點奇怪。為什麼姚合會有這種驚疑多於欣喜的心情，我們不多做臆測，不過，卻顯示出姚合在初中舉時，便不太適應可能隨之而來的功名前途，並且從內心萌生某種幽微排拒的意識，這種情形此時已見端倪，在其往後的政治生涯更加明顯。

新科進士的活動結束後不久，姚合即回陝縣附近省親。〔註18〕之後，姚合並沒有回到長安，也並未由應吏部試的管道在朝廷求官，而是在元和十二年（817）應方鎮的辟召，佐魏博幕。〔註19〕進士應方鎮辟召，原是中晚唐時期常見的一種情況。〔註20〕姚合之所以到魏博幕府，可能由於經濟拮据，再加上他和河朔一帶的地緣關係。〔註21〕魏

〔註18〕姚詩〈成名後留別從兄〉（《姚集》10/63）：「…昨日春闈偶有名。卻出關東悲復喜，歸尋弟妹別仁兄。」關東泛指函谷關或今潼關以東地區。前所引的〈寄陝府內兄郭同端公〉則說：「寄家河朔間，道路出陝城」及「家遠歸思切，風雨甚亦行。到茲戀仁賢，淹滯一月程。」可見姚合回家經過陝府，居處則大概在附近。

〔註19〕兩《唐書》均以爲姚合登進士第後不久即授武功職，郭文鎬〈姚合佐魏博幕及賈島東遊魏博考〉一文以姚合〈從軍行〉及〈寄狄拾遺時爲魏州從事〉詩爲證，考姚合及第後確曾佐魏博軍幕（二首詩下面會詳細列出）。郭文鎬所考時間在元和十二年，原因如下：姚合於元和十一年秋返家（因十一年秋尚有〈和座主相公西亭秋日即事〉（《姚集》9/52），知其時仍在京），返家後滯留一段時間，大約在十二年入幕。

〔註20〕見戴傳華，《唐代幕府與文學》（北京：現代出版社，1990）頁67～70，87～88。

〔註21〕姚合中年以前的經濟狀況拮据，如〈送王求〉（《姚集》2/12）說：「士有經世籌，自無活身策……我身與子同，日被饑寒迫。」觀詩中語氣，似在未及第前所作。他在寄賈島的詩中也曾多次提及自己的窮困，如〈寄賈島浪仙〉（《姚集》4/23）說：「悄悄掩門扉，窮窘自維繫。世途以味履，生計復乖緝」，〈喜賈島至〉（《姚集》9/57）則說：「布囊懸寒驢，千里到貧居。」一直到他任武功縣主簿之時，還是沒有多大的改善。

博屬邊地重鎮，安史之亂時，田承嗣以平亂有功，爲魏博節度使，從此此地均爲田氏一族把持，勢力之大，有威脅朝廷之虞。直到元和七年，田弘正（承嗣之姪）向憲宗輸誠，乃授魏博節度使。元和十年，田氏先率兵助朝廷討吳元濟；十三年，奉命與其他四鎮共討淄青節度使李師道，十四年平，益獲憲宗重視。〔註22〕姚合在這時候入魏博幕府，一方面是他第一份官職，另一方面則受到軍情急迫的激發，表現出少有的報效國家之情，同時，從軍幕府的這一段經歷，似乎是姚合的仕履生涯中，唯一表現出積極立功意願的時期。不過，姚合的滿腔熱情，似乎不久後便受到打擊，轉爲苦惱。我們且看〈從軍行〉：

濫得進士名，才用苦不長。性僻藝亦獨，十年作詩章。六藝雖粗成，名字猶未揚。將軍俯招引，遣脫儒衣裳。常恐虛受恩，不慣把刀槍。又無遠籌略，坐使虜滅亡。昨來發兵師，各各赴戰場。願我同老弱，不得隨戎行。丈夫生世間，職分貴所當。從軍不出門，豈異病在床。誰不戀其家，其家無風霜。鷹鶻念搏擊，豈貴食蒲腸。〔註23〕

這首詩的前半段記錄了姚合從登進士第到受田弘正辟招入幕一事。可以看出，姚合的確有立功邊地的打算。「昨來發兵師」一句，指的應該是元和十三年田弘正領軍討吳元濟一事，姚合並沒有隨軍出征，而是留在府裡。雖然詩的前段謙稱自己「不慣把刀槍」，又是「無遠略」，但他對自己未能隨同出征仍然耿耿於懷。因此，詩末甚至以「鷹」爲譬喻，表明自己願隨軍征戰的心志。姚合另有一詩〈寄狄拾遺時爲魏州從事〉，亦一抒未能立功之慨：

少在兵馬間，長還繫戎職。雞飛不得遠，豈要生羽翼。三年城中遊，與君最相識。應知我衷腸，不苟念衣食。主人樹勛名，欲滅天下賊。余雖乏智謀，願陳一夫力。人生氣須健，飢凍縛不得。睡當一席寬，覺乃千里窄。古人不懼

〔註22〕見《舊唐書·田承嗣、田弘正傳》141／3837～3581。

〔註23〕此詩《姚集》未見，但劉衍的《姚合詩集校考》（長沙：岳麓書社，1997）頁151據《文苑英華》（宋·李昉等奉敕編撰；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9）冊二，卷199，頁986收爲集外詩。